

曲径通幽

挑水的岁月

曲征

母亲走了!

想起母亲,就想起她挑水的背影,同时想起往昔岁月父老乡亲挑水的故事和情景。

那时候,村里只有三处水井,分布在村子的三个角落。水井深度大约七八米,各家各户吃水都要从这几处水井挑水回家。因为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水,所以从井里提水然后挑水回家,就成了乡亲们每天必做的“功课”。乡亲们用扁担挑起生活的重负,同时也挑起生活的希望。挑水的脚步,犹如一把尺子,丈量着故乡人艰难岁月的长度。

从井里提水要有井绳。乡亲们用粗铁丝或者结实的树杈做成一个钩子,将钩子用力系在一根长长的粗绳子上,一根井绳就做好了。挑水的时候,拿起井绳,挑起水桶(家乡人也叫铁梢、水管)来到井边,用井绳钩子勾住水桶提手,双手攥着绳子慢慢地将水桶续下去,当水桶接近水面的时候,左右摇摆绳子,借着摇摆产生的惯性,猛地将水桶一扣,整个水桶就灌满了水(这个过程叫做“扣水”),然后把水桶慢慢地拔上来,放到井沿一边,等第二桶水也提上来,就用扁担挑起两桶水,步履蹒跚地回家。

“扣水”是个技术活儿。倘若水桶一次不能灌满水而是灌了半桶水,要想再灌满整桶水,就太难了。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干脆提上半桶水来,倒掉之后再重新续下水桶“扣水”。倘若井绳摇摆,就

会发生水桶脱离钩子而下沉的情况(故乡人称为“落谷了”)。

水桶一旦“落谷”,不光自己不能提水,后面等着提水的一大帮人也无法提水,所以大家只好簇拥在井边帮着捞水桶。这样的情形经常上演。一般的方法是,将扁担拴在井绳上,然后沉进水底,用扁担钩子去触碰水桶的提手,只要扁担钩子勾住提手,就能成功地捞起水桶。不过,倘若水桶提手的一边朝下沉到水底,用这个办法捞水桶就很困难,乡亲们就找来二齿钩子(一种农具),然后一人借着井壁上的凹洞下井,另一人用井绳续下二齿钩子,井下这位水性好、胆大心细的乡亲就能够捞起“落谷”的水桶。

我家距离最近的水井有三百多米。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到水井去挑水,为了安全,母亲总是让我离水井远远的。母亲“扣水”的技术很高。别人一般摇摆绳子好多次,才能将水桶灌满水,而母亲一般摇摆一两次,就能将水桶灌满。记忆中,母亲也从未“落谷”过水桶。看着母亲从井里艰难地拔上水桶,然后一用力挑起水桶,我就跟着母亲一同回家。母亲个子不高,所以两只水桶离地面很近。有时候母亲换换肩,有时候坚持用左肩一直挑到家。

后来我家在村东岭盖了新房子,离水井远了,并且挑水回家时一路上坡,挑水更加艰辛了。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挑水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一开始挑水,心中满是兴奋,一放学,就约上同学,

一块去挑水。为了防止水桶“落谷”,我们开动脑筋,在井绳钩子的靠绳一边事先固定几根橡皮筋,等钩子勾住水桶提手,就将橡皮筋套在钩子另一端,这样,水桶就不会“落谷”。这办法很快在村里流行起来。

再后来,有位范大哥在自己家里挖了一口井,安装了村里第一台压水机,压出的水干净,还完全避免了“落谷”水桶状况的发生,所以人们纷纷到他家里压水吃。我也常去压水,并且写了一篇题为《一家挖井,百家方便》的新闻稿,登在《济南农民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稿子。范大哥读了很高兴,便常常替我压水。

父亲爱喝凉面条。尤其是夏季麦收时节,劳累的父亲尤其爱喝。父亲知道我也很累,所以麦收回家之后,父亲就用商量的语气让我到范大哥家去挑新鲜的凉水,看见父亲恳切的眼神,我便忘记劳累,抄起扁担,挑起水桶,向范大哥家进发。

……

时光匆匆而过。如今已经看不到人们挑水的身影了。井绳、扁担和水桶早已封存起来,小孩子们已不知它们为何物。现如今,地势低的人家都在自家院里挖了水井,用小型水泵(故乡人称“电蛤蟆”)抽水,并且所有村民都用上了自来水。

乡亲们再也不用挑水了。用脚步丈量艰难岁月的长度,这个任务,乡亲们终于完成了。

(作者系长清第五中学教师)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本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com。

多想看到你美丽的身姿 ——写给曾经的一场初雪

赵福平

昏沉的乌云流进了初冬
漫天的雨丝朦朦胧胧
耳边的声响知道不是你的身姿
仰起的脸却也感到了许久的冰冷

夜幕的低垂更增加了对你的憧憬
一片漆黑里能想象到你的轻盈
和着朔方的力量你肯定会到来
你来了也就会没有了那烦乱的雨声

温暖的室内我顿语气屏
倾耳窗边渴望那销魂的精灵
出到门外更让我喜出望外
雨声的不再却是你的漫天舞动

就这样知你在舞个不停
困意袭来的我在梦里露出笑容
第二天应是让我把你看个彻底
用眼睛扫视绝对会留下你娇羞的身影

拂晓的到来却让我怅然许久
太阳的升起顿使你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到湿润的大地明白你还在
看不清你的脸庞却也珍惜和你这一次的刻骨相逢

难以下笔的李荣凯



李荣凯主任
齐鲁遗嘱库创始人
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主任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赵新燕

我基本不在文章里夸人,嫌肉麻,李荣凯破例了,真心话,不过也就一段。

前不久看见个鸡汤段子,说了两种人的类型:一种是整天认为自己非常重要,特别容易被冒犯,爱争辩、喜欢贬低和苛求他人,并且永远认为自己

正确;还有一种是存在感很弱,即使天天见,若不遇上事也想不起来他,但真有事了,即使后半夜打电话他也会接,你也不会愧疚,这种人人对人对事会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平等和关照,让你当时不觉怎样,事后回想,不由生出些温暖和敬意。

我想李荣凯可能属于第二种。

好吧,说正事了。作为摄影对象,李荣凯真是太难拍啦!

明明是他先约的我,而且还挺郑重,时间地点也都是他定的,我寻思着怎么他也会稍作一些准备,比如换件衣服,洗洗头刮刮脸理个发啥的,然后找个一眼看上去不让人闹心的环境,坐下来,请我喝杯茶,再唠上十块钱儿的,然后开始。

可是,我想得太美了。当李荣凯的司机拉着我一路上奔向东图,我有些不安地问:“咱去哪?”司机面无表情答:“李主任办公室。”之后便一言不发,车里空气都凝固了,怪吓人的,不大像去拍照,倒像是在被押往某个秘密地点的路上……

李荣凯是个法律工作者,当事人们都习惯喊他李律师,七八年来,我也习惯了他的一些同行跑到节目留言平台上,声色俱厉地替我纠正:“他不是律师!他只是个基层法律工作者!你堂堂一个省台主持人,你不能误导!不能乱说!!”其实吧,我当然知道,不过于私人角度来讲,我可能更多看到的是

无数老百姓哭天抢地堵在栏目组门口找李荣凯,然后欢天喜地扛着锦旗往他办公室送。一开始弟兄们有些不平衡,我们来我们节目做嘉宾,怎么到最后人家谢的是他?不过很快,大伙也就想明白了,媒体只是个平台,如果通过我们搭建的平台,让更多人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人,不也是一种功德吗?况且,李荣凯在录制现场,动不动就给人捐个款助个学啥的,即使播出剪辑,真金白银掏给当事人了,人心也都记着呢。

我到了。

办公室一群人,中间埋着李荣凯。我喊了声,他从人群拨拉出个缝,露出只血红的眼珠子,向我打招呼。人群倏然散了,像退去的潮水,闪出李荣凯蓬头垢面坐在那里。他头发足有四五寸长,一边趴着,一边翘着,五官线条牵拉得厉害,嘴唇灰白,起了一层皮,脸上油汗涔涔,顺着鬓角蚯蚓样往下淌,最吓人的是眼珠子,红的,已经不是血丝了,是血块,这是咋了?咋还能被摧残成这副模样?李荣凯咧开嘴,露出招牌式的憨笑,呵呵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最近忙的。”

有些不忍罗列李荣凯的工作日程,怕疼他的人看了会掉泪,太苦了简直!他做两档每天都有电视节目,一档直播,另一档恨不能一录一天,还做一档每天都有广播节目,还有每周两三次开庭,还得打理他的法律服务所,还得应对不

期而至的行业突变,在绝境中杀出条小路……每天夜里十点,是李荣凯下了直播的晚饭时间,老婆孩子都睡了,李荣凯坐在小炕桌上,温壶酒,看半盏明月挂在窗户外头,突然想找人说话,于是掏出电话簿,从头翻到尾,从尾翻到头,然后,没找着。

照片勉强拍完了,临走时走廊里传来凄厉的哭声,一个老年农妇带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扒着走廊里一间咨询室门框,女孩搂住她的腰,用力往外拖,我不敢想象是什么样的苦难让她们如此的撕心裂肺,但希望在这里,她们能找到最后的希望和庇护。

人说缺什么晒什么,我向来讨厌罗列拍摄对象社会头衔获奖经历之类的东西,但想想这篇小文也不光是给朋友圈熟人看,所以还是拣两条重要的表表,比如李荣凯被山东省司法厅记“个人一等功”、被国家司法部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还有什么大学客座教授、政协委员等等等等。

今夜下雨,这个点,也不知道李荣凯是不是又在小炕桌前喝酒翻电话本,我打开电脑,用修图软件一寸一寸打理好他东倒西歪的头发,擦掉他眼里的血块,拉了皮,磨了眼袋,最后,又P掉了他办公室背景中那副很土的画。

身为朋友,我也只能做这些啦。(作者系媒体工作者)